

傅东缨

著

极目 新教育



- ◆ 大气磅礴的『新教育之史记』
- ◆ 历久乃成的当代教育沉思录
- ◆ 研判中国教育改革走向的参考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极目 新教育



傅东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目新教育/傅东缨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4310-8

I. ①极… II. ①傅… III. ①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7683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装帧设计 刘 远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43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1 插页16
版 次 2018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310-8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新教育实验的播火者

刘道玉

新教育实验的核心和全部要旨在于新。什么是新？据《新说文解字》注：“取木也。取木者，新之本义。引申之为凡始基之称。”所谓始即开始，始与新含有相同的意思，泛指第一次出现的行为或事物，如岁之首为新年，始出之月为新月，第一次报道的消息称新闻，第一次出嫁之女为新娘，等等。又据甲骨文释义，新乃薪之本字，左边是木，右边是斧子，用斧子砍伐木材之意。对此，国学大师章炳麟先生解释说：衣之始裁谓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至此，“新”字的含义已经十分清楚，凡是第一次发生（或出现）的事物、观点、见解、发现和发明，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事物、新观点、新见解、新发现和新发明。

在《周易·大畜》中有“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名句（简称“刚健日新”），著名古文字家高亨注释：“天之道刚健，山之道厚实，天光山色，相映生辉，日日有新气象。”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宋朝理学代表人物之一朱熹，对此言有详细的解释，大约意思是，修身之德也要像洗澡一样，每天都要清洗思想上的污垢之物，这样每天都会有所进步。思想上这样的吐故纳新要时时刻刻坚持不懈。在汉语中，由新字衍生出许多含有新字的成语，如温故知新、破旧立新、新陈代谢、革故鼎新、弃旧图新、日新月异等。这说明求新的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使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香火不断！

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蕴含着这个民族思维的全部奥秘。本来我国文字源于象形文字，这是构成中国人意象思维的基础。从理论上讲，一个长于意象思维的民族，其想象力丰富，更应该富有创造精神。但可惜的是，当下这种意象思维却时常走向了仅仅追求表面的形式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我国大学合并、升格、改名等，从而导致大学问题频仍。自进入近现代以来，我国国民的创造精神日益式微，主要原因是长期小农经济、专制制度和经学文化三位一体的束缚，窒息了我国民

众的创造精神,以至于长期习惯于模仿,如“三来一补”、山寨货、淘宝村等,都是典型的模仿甚至剽窃。模仿思维是创造和创新的大敌,必须进行一次思维方式的变革,方可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的国家。

二

改革、创新需要进行实验,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概莫例外。遥想过往,我国古代的曲阜杏坛、岳麓书院、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和美国的芝加哥实验学校,它们都是进行教育实验的尝试,是最早的新教育实验的典范。笔者曾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教育改革必须以实验来推动》一文,目的在于呼吁教育工作者们走出纸上谈兵的研究教育的窠臼,正如创新之父约瑟夫·熊彼特在弥留之际的遗言所说:“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真正对理论的拓荒。”

苏联教育家阿·波利阿耶夫曾说:“教育领域是一块伟大的实验场地。”唯有教育实验才能推动教育改革前行,这已是被教育史证明了的一条铁的规律。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在校就读的各类学生约2.5亿,其中高校在校学生3559万人。照理说,我国拥有无与伦比的教育实验资源,应该产生更多杰出的教育家。但可惜的是,我国并没有产生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教育家,也没有撰写出有世界影响的教育经典著作,这与缺乏有远见的教育实验家不无关系。

这也是笔者非常关注朱永新先生的新教育实验的原因。

三

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开教育实验先河者非陶行知先生莫属,他于1927年创办了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致力于大众化教育。可惜,学校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他本人遭到通缉,晓庄师范学校被迫停办。虽然这个学校仅存在了三年的时间,但仍然培养出了两百多名抗日战争的骨干分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民间出现了民办教育的热潮,但就高等教育而言,他们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教育改革实验宗旨与目的,而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公立大学的模式,并没有为我国高等教育多样化提供任何经验。

但是,自21世纪初,由朱永新先生所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教育现象,给我国沉闷的教育改革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我看来,朱永新先

生是中国当代新教育实验的播火者,他要把新教育实验之火种播撒到大江南北,让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大地。朱永新先生致力于推动一项被认为是草根性的教育改革,他的这个灵感是怎样产生的呢?他告诉我:“1999年,我在阅读《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时,其中一段话震撼了我。熊彼特说:‘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知道仅仅凭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我能够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朱永新先生猛烈地感到,这些年自己虽然写了许多著作,其实并没有走近教育生活,更谈不上影响和改变教师的生活。于是,他决定改变话语的方式,改变行走的方式,真正地走近教师,走近我们的教育生活。一切创造都是源于灵感,而朱永新的这个灵感,不仅改变了他研究教育的方式,而且导致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教育实验运动,真有势不可挡之势!

四

朱永新先生发起的新教育实验,目前更多地体现于小学阶段,在实践中逐步明确了新教育实验的目的。他们的核心理念包括:“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强调个性的发展;注重特色教育;让师生与人类崇高的精神对话。”目前,全国已经有一百二十四个实验区,三千五百多所学校,三百七十多万名师生参与新教育实验,分享新教育实验给他们带来的无穷乐趣。这场新教育实验,已然形成新浪潮,既是对中国应试教育的冲击,也是对现在的公立小学教育缺失的弥补。新教育实验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其前景尚无法完全估量,但是其纓所向,已经形成破旧立新的改革新风,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也一定会带来促进作用。

从有关新教育实验的报道得知,朱永新倡导的新教育实验,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效果最为显著的一次民间教育科研实验。新教育实验富有成效之处,在于极大程度上解决了教育职业倦怠、理论实践脱节、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矛盾等问题,形成了完美教室、卓越课程、理想课堂等一系列扎扎实实的成果。朱永新因此也成了自陶行知以后知行统一的著名教育家。

五

为什么朱永新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新教育实验有如此蓬勃的生机?为什么新教育实验获得了如此多的成果?笔者带着这些问

题,阅读了辽宁铁岭市原教委副主任、教育文学家傅东缨先生的新著《极目新教育》,被感动之余,感到对于笔者的上述的提问,此书已经给出了完整的答案。

极目一词,自有至小无内、至大无外的广袤视野。此书名为“极目”,或立于人类思维的穹顶,鸟瞰新教育数十年的来龙去脉;或入于新教育的每个情景、每个人物之上,凝神捕捉细致微妙的变化。全书四十余万字洋洋洒洒,极骋眼目,心骛八极,写出新教育轰轰烈烈的发展历史。

细观而视,书中既描述了新教育的十余年实践,在历史时空中细腻还原,精致雕塑出其崛起壮大背后的精神实质;作品详细点评了新教育团队,捕捉其闪光点,进而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奋斗画卷;作品还品评了新教育发展之路,表达出对中国教育的深邃洞察,梳理出新教育的蓬勃走势,对其历史定位进行了睿智分析。

中观而视,书中采用了同步分析的方法,与民国新教育的对照,与欧美新教育的类比,表达出新教育方兴未艾的张力,展现出朱永新新教育的创新魅力,分析出朱永新新教育科研的雄壮之力。

远观而视,全书将朱永新的新教育置于中国教育史的历史时空之中、世界新教育发展史的链条之上,以详尽的思考、科学的分析、精细的鉴赏,对朱永新倡导的新教育实验进行了历史性的定性、定位。

观古鉴今,继往开来,画意绵绵,诗意汨汨,天眼慧眼,思义断然,理事无碍,事理交融,此书自有“新教育之史记”的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极目新教育》一书,既廓清了朱永新新教育的蒸蒸日上之境,也透露出作者对新教育乃至更广泛教育背景的极目之境。

东缨先生是我熟悉多年的好朋友,也是被称为中国大教育文学第一人的知名教育文学家。近半个世纪,他一直奋斗在教育文学的最前沿,曾经采访过数千位中国教育工作者,写出数百万字的教育专著。既有纸上得到的理论深度,更有事必躬亲体验的细致调查,对中国教育有着切中肯綮的思考。

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东缨先生臻入学术佳境,写作艺境,对中国教育有着细致连贯的思考,出版中国教育三部曲《泛舟海海》《圣园之魂》《播种辉煌》、大教育三部曲《教育大境界》《教育大乾坤》《教育大求索》(待出)和教育览胜三部曲《中国教育的顿悟》《从教师到教育家》《极目新教育》等佳作,卷帙浩繁,危言处处,早已成为中国教育文学的经典之作。尤其是东缨先生提出了理想课堂三力和谐论、教育十大境界论、名师成长“二三三素质”结构论、中国教育发展基因说等思想,与朱永新的新教育思想既有相互映照之处,又有相互砥砺之效,可见东缨写作此书,正是知音听音的妙处。

此书写作艰苦卓绝。东缨先生观察四年,查阅新教育各类资料;采访三年,行路万里追踪新教育轨迹;写作两载半,反复字斟句酌增删五次,精益求精,以古稀之年,铁杵研磨,最终形成的《极目新教育》一书,方有跃然纸上的灵动,穿透历史的眼光,积蓄能量的突破,画龙点睛的经典。

实际上,傅东缨先生也是新教育实验的播火者。他为了写作《极目新教育》一书,可以说达到了废寝忘食和皓首穷经的地步。他之所以不辞劳苦写作《极目新教育》一书,是希望把从新教育实验田中收获的果实再播撒到祖国大地,甚至远播到异国他乡,让新教育实验的做法、经验惠及更多的人,让广大儿童和青少年沿着成才的康庄大道茁壮成长!

我读过傅东缨先生不少教育文学著作,他思想深邃,文字优美,情节生动,读来是一种享受。因而,我特写了以上赘言,谨将此书推荐给广大的教师、学生和家长们。兹忝为序。

刘道玉 谨识^①

2017年2月11日(元宵节)于珞珈山寒威斋

2018年1月1日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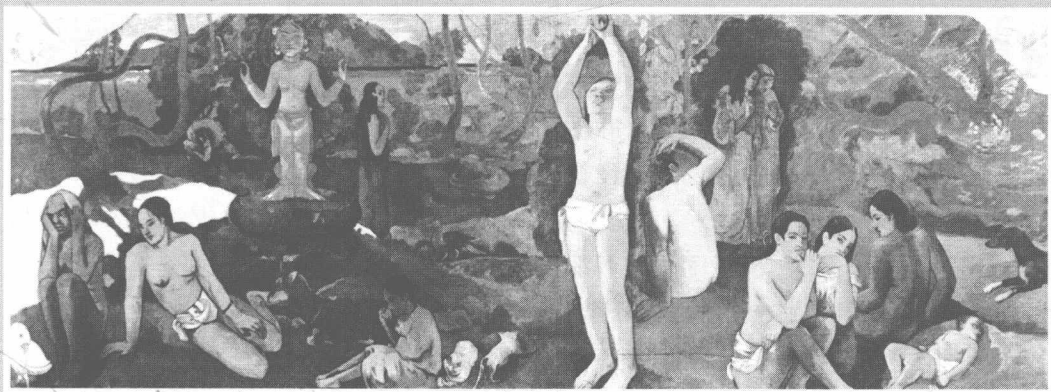
^①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任武汉大学校长,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

目 录

新教育实验的播火者	刘道玉 1
第一章 起航	1
世界名画:保罗·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	
题记——应答历史	2
第一节 世纪叩问	3
第二节 浚源作答	22
第三节 大任垂青	39
第二章 心灯	57
世界名画:欧仁·布丹《翁费勒尔的堤岸和灯塔》	
题记——点亮心灯	58
第四节 穿越迷途	59
第五节 守望灯塔	75
第六节 啄羽再造	85
第三章 弄潮	101
世界名画:艾伊瓦佐夫斯基《九级浪》	
题记——咏叹弄潮	102
第七节 擎起闸门	103
第八节 时空交响	120
第九节 化蛹成蝶	127
第四章 竞放	137
世界名画:凡·高《向日葵》	
题记——点赞竞放	138
第十节 相信种子	139
第十一节 扎根行动	151
第十二节 优化基因	167

第五章 燎原	181
世界名画:彼得·德·温特《麦田》	
题记——凝望星火	182
第十三节 火光烁烁	183
第十四节 区域联动	194
第十五节 网上家园	227
第六章 塑魂	249
世界名画:拉斐尔壁画《雅典学院》	
题记——文化立魂	250
第十六节 圣园之魂	251
第十七节 四重交响	271
第十八节 溯流寻宗	285
第七章 筑峰	307
世界名画: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	
题记——峰头眺望	308
第十九节 岁月经纬	309
第二十节 “庐山”之相	330
第二十一节 西成东就	346
第八章 砥柱	361
世界名画:徐悲鸿《奔马图》	
题记——致敬砥柱	362
第二十二节 击楫中流	363
第二十三节 丝路花雨	402
第二十四节 积基树本	428
第九章 领跑	447
世界名画: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	
题记——领跑礼赞	448
第二十五节 苏州学脉	449
第二十六节 不尽江河	463
第二十七节 紫气东来	474
后记	482

第一章 起 航



高更画作:《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往何处去?》

保罗·高更(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

这是一幅充满哲理的大型油画,这是高更以身殉道的典范之作。在创作这幅画之前,高更登上塔希提岛,希望寻找没有被人类文明污染的完美世界。虽然一度贫病交加、精神困苦、数次濒死,但是,这幅画卷却是他处于人类文明思维绝对深渊的“天问之作”。这幅穿透历史与凡俗生活的作品,把人类文明与宗教的主题反照于塔希提岛中,完成了对那个世纪西方生存主题的深刻反思与惊人洞察,这幅作品成为那个时代世界文化艺术的巅峰。

选此幅名画,从生命的遥远景深而至临近境地,映照了中国当下新教育的心跳脉动。

题 记——应答历史

世纪之交,历史的峰峦依然高峻邈远,
三千年的剧变,呼唤华夏文明的革故鼎新。
弥合中西落差,等盼教育整顿乾坤的补天之功;
对接古圣先贤,期待教育重塑民族基因继往开来,
进而将耕耘崇高灵魂、修齐治平的功力发挥至极。

历史之唤,赋予了中国新教育人非凡的使命。
他们从古今中外教育理念之海的深处而来,应时而生;
他们从数以万计名师实践之峰的高处而来,至慧而平;
他们从一个琴瑟共鸣的团队苦苦打拼的远处而来,同气相求;
驾着“新教育”号的舰队鸣笛起航。

他们穿越无数浓雾峡谷、低压云层,
如御风艤舫,效逐日夸父,法立命前贤,
满载良心良知和让人眼睛放光心儿发烫的宏愿,
激情与睿智齐涌,行动共哲思同辉,
求索在追梦教育、圆梦中国的历史航道上……

第一节 世纪叩问

万古江河，千秋岁月，百年沧桑。

时间无间隙，岁月有坐标。每隔一百年，历史老人总是蓦然吹起又一个新世纪的始发号角。每隔一千年，他又悠然地敲响一个新千年的起程钟声。

时间，离得太近它如幼儿，浅显而琐碎；拉开距离它如哲人，博大而冷峻。而世纪之交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历史契机。

在此际遇，流光如奔马，似流云，如同黄钟大吕。百年难逢千载罕至的时间节点，不只是那一种特殊的世纪感，更有一种超越平时的激昂、迫切、焦灼情绪与格外的神圣感，并带来心灵雷霆、反思风暴；更有打通时空的思维大碰撞、奇想大迸发、举措大酝酿、焦灼大释放。

不妨将视角拉到19和20世纪之交，看几位思想、科学、艺术领域的大师巨擘，或绝望或救赎或崛起的心路历程。

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深深影响了20世纪艺术的文森特·威廉·凡·高(1853—1890)，在贫困交加，苦斗病魔中，受尽冷遇与摧残，深深陷入对精神问题的恐惧和对前程的极度迷茫里，竟在世纪末绝望地开枪自杀。处于艺术、人生高格高境，他却离开了被他疯狂热爱又无情抛弃了他的冷冰冰的世界。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当人们虔诚于基督时，他却昭示“上帝死了”！他提倡“权力意志”，赞美“超人精神”，提出生命的“永恒的轮回”论，对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及科学等领域予以切中肯綮的鞭挞，以其强大的思想冲击力，颠覆了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影响其后的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然而，由于学说超前而长久不被接受和理解，尼采无法忍受孤独而失去了理智，1900年8月25日与世长辞，就像他所写的——“银白的，轻捷地，像一条鱼，我的小船驶向远方。”^①

^①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招致慈禧太后的疯狂镇压。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囚禁光绪于瀛台,下令捕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并于9月28日,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于北京菜市口。

法国后印象派巨匠保罗·高更(1848—1903),则于世纪之交陷入绝望中,苦苦探索人类的命运,不惜把自己放逐到南太平洋中部的塔希提海岛,独身一人和当地的土著人零距离接触。原始质朴的生活和美丽的自然景观,令他寻求到人类混沌生命的本质,一步步走出内心的迷惘、忧伤和焦虑,并完成了创作生涯中最大一幅传世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世纪之交的科学浪潮对爱因斯坦(1879—1955)的思维以剧烈的冲击和影响。他思想自由,博览群书,视野开阔,遐想翩翩。1895年,他了解到光是以很快速度前进的电磁波,遂产生想法,如果一个人以光的速度运动,将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景象呢?

1905年一天,他与朋友贝索讨论这个已探索十年的问题时,心窍突启,终于想清楚:时间没有绝对的定义,时间与光信号的速度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寻到了开锁的钥匙,后经五个星期的持续发力,写出九千字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宣示狭义相对论问世。这是物理学史上决定性的伟大宣言,是物理学又一个里程碑。爱因斯坦因此在人类生命的长河中确立了属于自己的地位。

百年之末,世纪之交,人们或迷茫,或惊醒,或彻悟,这也许是特有的世纪末现象。相当数量的人在特定时空里发生了破茧成蝶式蜕变;思维开阔,思想舒展,思路幽远,思辨强劲。

这,不光是计时的节点,纪事的始发点,新思维的亮点,新行动的基点,它所留下的澎湃激情的瞬间,必将化作历史永恒的记忆。

每当人生或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往往思维也空前活跃,最能催人反思,梳理既往,找出得失,也最能令人惊醒、感奋、规划,重整旗鼓,再次出发。

20世纪进入21世纪之时,恰逢新旧千年交织的历史关节。此时的反思与蓄力,对志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来说,至为关键。

世纪之交、千年转换的中国,进入大开大阖、大变大化的时段。机遇与挑战同在,光明与黑暗并存,压力与动力齐现。

抚今忆昔,万事浩茫,瞻念前程,百业待兴,旧的百年对新的百年寄以深情的瞩望,融入了若干极富智慧的启示;新的千年向旧的千年依依揖别,带着难以述说的热盼与激情。

此时,教育尤被寄予深切的瞩望。各国无不将目光聚焦教育改革,视之为残酷的国际竞争的关键一环。美国推出《2000年教育目标法》,把教师教育当作追求教育“全面卓越”的重要突破口;俄罗斯颁布《俄罗斯联邦教育法》,为发展国民教育奠定法律基础;法国在《为了全体学生成功》报告基础上,颁布《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法》,确定知识、能力和行为全面发展的准则;德国大刀阔斧地推进高校扩张;英国《根植于成功之上的学校》改革方案,则从教育根部——初等教育三大目标抓起;日本发布《21世纪教育重生计划》,提出提高基本学力等七个战略重点和心灵教育、发展个性等基本内容……

在我国,“两基”目标的完成为教育奠定更牢固的基石,素质教育上升为国家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发施行,高等教育大众化、“211工程”等新政出台,令国人眼睛一亮。然而,教育观念相对陈旧,体制滞后,也造成了应试指挥棒驱使学子一拥而入知识竞争场,高水平的人才稀少,学生在重压下厌学,人格情操教育缺失等种种状况,诚如当年邓小平感慨:“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究竟缺什么?表面上缺杰出人才,缺世界级大师、国际性权威、诺贝尔奖得主,深层里则缺滋养人才的沃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这个沃土就是培育人才的思想准备和科学机制。

中国教育最缺两种人:一种是钱学森那样提出“大成智慧学”的大思想家、运筹家、策略家,这是仰望星空的人——这种人以其超越时空的目光和睿智,能够提出高深的问题和宏大的设想,牵引着社会持续向前;一种是袁隆平那样孜孜矻矻、勤勤恳恳的践行家,这是脚踏实地的人——这种人能够把宏观的设

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付诸点点滴滴的行动中,并一步步取得进展,最终完成重大突破。

中国的崛起最需要这两种人。中国教育的大变革也最需要这两种人。

仰望星空作为一种精神气质,是憧憬更是专注,只有拥有想象力的翅膀,方可鸟瞰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而脚踏实地作为仰望星空的对称方,又极具实实在在的践行内涵,只有与地气相接奋力笃行,才能走出梦的云山雾谷,奔向霞光万道的远方,乃至飞向美丽的星空。

中国正面临自近代国运渐衰以来,千载难逢的重大的历史性机遇。这个机遇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新世纪以来则处在绝佳机遇期的历史时节。

要充分把握住这份难得的机遇,就须在教育上有更大的担当。

三

2005年7月29日,面对前来看望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钱学森忧心忡忡地道出了一个长久憋闷于胸的结论:“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乃科学巨匠的警世箴言,学术大师的良知良觉。

大音希声,振聋发聩。教坛震撼,国人惊愕,学者凝思,官员哑默,高校无人接招。

这一世纪叩问,渐渐发酵成了一道留给中国教育的哥德巴赫猜想,也为新千年中国教育再出发的大文章点了题。

看中国教育,从学前,中经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我们在学子的生命成长、心灵培植、创造力开发上究竟有几多歧路?

笔者曾如此诊断中国教育病症:

一曰丢了本质——育人至上。教育育人的真谛在于激醒蒙昧灵魂,焕发聪明才智,培植最佳习惯,提升高品人格。

学校期间的教育为人生的奠基时节。此时节须特别注意其时空的特定性、全员的成功性、育人的差异性。

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则聚焦在千方百计提高考生的分数上。学子两眼一睁,学到熄灯,殚精竭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应试状态。教育几近全面被异化为教学,教学几近全面异化为教考,教考几近全面异化为做题、背题。北京大学教授章启群指出:现在的中小学生们,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

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在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比赛中,中国常居第一。然而,这些拿了金、银牌的学生在进入理想的大学之后,却失去继续探讨科学奥秘的热情。我们的教育消磨了学生追求知识、探究真理的强烈兴趣,是我们教育毁坏人才的根本所在。

二曰丢了传统——人文至尊。传统如同河之脉,乃族之根、民之源、国之本,丢了传统如断了脉象。

几千年华夏教育,人文当推为至宝;古往今来育人,人文应记头功。人文精神虽不一定就是中国教育的专利,却肯定是教育中国代代相袭的传统。不承想,当中国教育史写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应试教育时节”时,一场偷梁换柱的演变在悄然展开:逐利正替代师道,冷漠正替代热忱,粗俗正替代高雅,强迫正替代尊重……

这种嬗变,导致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衰微,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倒退。

三曰丢了科学——规律至圣。教育者就该遵循人性的规律,人情的规律,人道的规律,人智的规律,人本的规律,即按全人化人的建构予以最适切的教育。然而,从幼儿园为起点,孩子与老师就开始了“为伊消得人憔悴”和“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极其惨烈极其悲壮的马拉松式生命消耗,导致对人格、人性、人文和心理教育的全面荒疏。回归规律,科学育才,我们才能不闻训斥的雷霆,摈弃成人化的重负,扫除立竿即想见影的焦灼,让学子人性舒展,人情丰富,人智迸发,人本滋润,心灵得到超迈的自由。

找到病症还需查到病根。可以说,中国教育其病久矣。16世纪,当西方初现普及义务教育的曙光,德国等国家设立大量便于劳动群众子弟入学的初等小学,大多数家长履行马丁·路德所言的“送子女入学的责任”时,中国少数读得起书的学子还在终日背诵《四书》《五经》。18世纪中叶,当英国的瓦特蒸汽机日夜轰鸣,西方的普及义务教育强力推行,小、中、大学的兴起如同雨后春笋时,中国仍在科举的窄胡同里选拔着“八股学士”。

而当今教育的忧患一点不比昔日小。在培养何等样人及采用何等模式培养人这一攸关民族命运的新课题下,中国教育再次陷入困窘。而且,虽时空变幻,国力增进,但我们所面对的教育难题,同样令人棘手。

中国孩子的想象力状况令人忧虑。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在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当我们的教育“只有考生,没